

会飞的土地

■ 董国宾

土地知道自己金贵,从没心思说闲话。
大块小块土地手牵手向远处伸去,鹰鸟一样,不倦地仰天飞翔。
天滚着天,月滚着月,年滚着年。一天紧过一天的日子里,土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,没白没黑地做着天下最大的事。

土地知根知底的伙伴是村庄。土地选择了村庄,村庄选定了土地。它们天天说着生命里最该说的话,想着岁月中最该想的心思和愿望。
土梁上,一片凌乱的房屋松松散散地站立着。200户人家,不足300间屋。村子不大,每天发生的事,树叶一样拥挤拥挤地一片拍打着另一片。这就是我们的村子。

村子里牛最卖力干活,足有100头。有多少成年牛,就有多少牛车。老态龙钟的牛,牛车岁数自然会大些。我知道哪个路口停着牛车,哪个土堆旁有牛车安身。牛拉了一辈子车,驮了一辈子粮食,耕了一辈子地,到头来,仍有干不完的话;鸡鸭鹅满村子都是,整天吵吵闹闹,总归还是很听话。它们好像很复杂,个性很鲜明,其实很单纯。做事不作态,不肆意,用心能看出透明的东西来;树木和家禽一样多,或独立,或扎堆,形态各异地昂着头;飞鸟看起来很自在,喜欢在茂密的树上筑巢,在村里来回飞;风,斜斜地刮过来,多变有个性,既温情又刻薄,被柳枝摇曳着,又被柳枝阻隔着。春天来了就变暖,冬天来了就变寒。

我们的村子,埋在密密麻麻的事情里度年月。
在早晨的第一声开门声中,父亲走向了土地。脚步刚过,土梁上的开门声就连成一片。它们驱赶着早晨的每一缕阳光和清新的空气。村东头,穿一件翻羊皮袄的冯老大,忙不迭地打开羊圈。村西头,李二叔一串咳嗽没有停下来,就跑去往牛槽里添草添料。大人小孩在每一寸熟悉的泥土上踩过去,一件件数不完的事情,很熟练地做过无数次。
土地上田埂交错,每条埂子都伸向村庄,每块土地都思

想贯通,每畦地垄都在乡村的岁月里奔走。父亲倾一生的精力,往田埂上培土,在细窄的埂子上行走一生的路。饮足了早晨的头像阳光,在无边的旷野和土地上,父亲把浓重的心思说出来,把最想说的话说出来。谁家的羊“咩咩”直叫,谁一顿吃了半碗饭,哪些老人在墙根晒太阳,哪个娃丢下书包就去割猪草,一举一动,一颦一笑,一惊一扰,村子里发生的一切,父亲都从心窝里掏出来。父亲的青年、壮年过掉的时光,一个个远走的早晨,都说给了土地听。父亲把立在院墙的铁锨拿来,把闲不住的镢头拿来,每个铁锨、镢头都是一句话,这些稠密的话父亲准备用一辈子的工夫去说,说的话和做的事情一样多。

土地把金贵的光阴,全部用来听父亲说心思,和知根知底的村里人打交道。与村子息息相关的话,最能打动土地,最能让土地在心里生根发芽。父亲顾不得风吹日晒,一门心思和土地言语,整天别无他事,美好的时光都耗费在土地上。父亲恨不得一口气把一辈子的话说完,把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事务说个透,在永远做不完的事情里呼吸和变老。

土地从没心思和游来移去的云朵打招呼,更顾不上和穿行而过的风说闲话,每寸光阴都想办法把影子拉长变大,把父亲说的话,视作生命的行走,伸手接过来,结实实实变成成长苞谷的种子,羊群可以追青逐绿,的草滩,鸡鸭鹅展翅欲飞的羽毛,胸怀里藏着千百个一样的梦。土地大块小块抱成一团,做着天底下最美的事,让千事万物心里生出暖意来。

土地知道自己金贵,没白没黑地听村里人说生命中最该说的话。镰刀挥舞的季节,土地像一片片金色的沙丘,从天际拥过来。要不是横在村边的路挡着,守家护院的树挡着,会一直拥到牛槽、墙根。每块土地都是村里人说话的地方,每寸土地都是期待飞翔的翅膀。过掉的早晨,行走的时光,等待的日子,都有村子飞翔的影子在晃动。

天上多了一颗星星

■ 袁二辉

他给我生命,他陪我长大,他教我识字,他亲手为我搭建起一个童话世界,他是我世界里的光,我就是这个世界里独一无二的公主。

小时候,爹不怎么在家,总是忙着村里的大小事务,大喇叭里总是回荡着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:“大家注意了,下面我说个事……”但爹一回到家,就会一把抱起我,举我过他的头顶,让我骑到他的脖子上,不舍得放我下来。

上学后,我极喜欢大风车被北风一吹哗啦啦的声音,似乎整片天地都活起来了。我每天放学就一件事——缠着爹给做一个大风车,可是爹那个时候好像特别忙,不是我没看过的书不?想到别人家孩子一人拿着一个,还老在我眼前晃悠。

终于熬到了周六,下午不上学,吃过午饭,爹坐在八仙桌旁边的宽椅子上不知在看什么书,从记事起,爹一有空闲就爱看点什么,有时是报纸,有时是厚厚的书。爹看了一本,再借一本,到别人家第一句话就是:还有我没看过的书不?想到自己也喜欢看,真的跟爹脱不了干系。我轻轻地拽着爹的衣角,小声地嘟囔着:“人家都有大风车,俺也想要一个。”爹也许看书太入迷了,没有理睬我。以为自己声音小,爹才没听到,再次张开嘴巴的我像自带小喇叭似的:“爹……”我站在一个水墩上猛地在爹耳朵边大喊一声,爹猛地一回头,吓了他一跳。看见是我,立刻微笑起来:“咋啦,二妞?”

“我要一个大风车,”我气鼓鼓地说起来,“小晴有,小雯有,小静有……”不等我说完,爹已从椅子上站起来,一下子抱起我,“今天下午我啥也不干,也得给俺二妞做个大风车。”

我高兴得要爹身上跳下来,那时如果知道爹有一天会离开我们,我宁愿让爹永远抱着我。“好,去西墙拿大扫帚去。”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扫院子,虽然天寒地冻,但爹常说:生命在于运动。想想自己现在每天坚持跑步四十分钟,是不是也跟爹脱不了干系呢?我一溜儿小跑地拿回大扫帚,爹已从里间屋里拿出一张大牛皮纸,爹告诉我:做大风车得用硬点的纸,写字用的本子纸不行,太软,风一吹就烂了。这张牛皮纸不太展,爹把它先压在炕的最下层,因为家里点着炉子,炕热乎乎的,相信用不了多久,它也会变暖变展的。爹让我把大扫帚放在地上,从最顶端找出一根最粗的棍剥下来,又把前面的细尖头去掉,还吩咐我再找棵玉米秸,我屁颠屁颠地拿来了,爹咔嚓把最上面的取下来,用王麻子剪子从中间截了两个二指长,爹神秘地说:“它的作用可大了。”看着我一脸问号,爹又笑了起来,“等会你就知道了。”

爹从炕的最底层拿出牛皮纸,此时的它已接近平整,只不过上面有清晰可见的道道印。爹裁

出一张方纸,把4个角对折,就成了“X”的形状,我对爹爹拜极了,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的手,剪子在他手里如服帖的俘虏,想让它剪到哪儿就到哪儿,爹用剪子将纸的4个角从外向里沿着对折的线剪开,剪到从角到纸中心的一半为止……不一会的工夫,风车就做好了。爹把它递到我手里,我顾不上戴帽子,就要跑去小朋友家告诉他们这个喜讯。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,不戴帽子大人是不会让出门的,我在前面跑,爹在后面追,我哪里跑得过爹,没跑出去大会儿爹就把我抱回屋里了。果然爹做的风车比其他小朋友的都结实,玩了好久也没坏。

那时候,最喜欢吃爹做的白菜炖豆腐了,冬天寒风刺骨,一个人就着馒头连吃带喝吃一碗太惬意了。每到上午10点半左右,“梆梆梆……”的声音就在村口响起来,立刻就有几个天真顽皮的小孩子围着卖豆腐的人唱:“梆梆梆,卖豆腐,一直卖到锅后头……”一遍又一遍地喊唱,那场景一次次地上演着,当然里面绝对少不了我。走到我家附近,我会飞跑着进家门,央求娘用黄豆换一大块豆腐,满足我的食欲,每次都会如愿以偿。等爹中午回到家,我会寸步不离地跟着爹,看爹在大锅旁准备着。他把我们家种的白菜切掉头之后取5到6片,撕成小片放入盆内,我这个小助手该登场了,来到压水井处,刚压的水不同于缸内存的水,温乎乎的,爹清洗几遍过滤后备用。白菜炖豆腐最关键的就是炸豆腐,爹做这个堪称一绝。爹把那块厚厚的老豆腐平刀切成近1厘米的厚片,这时候娘已把锅内的油烧热,爹瞅准时机把片片豆腐放入油锅内,几秒钟的工夫豆腐的香味溢出来了,炸至两面金黄表皮微微干硬出锅,我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它,爹一定会从最底下那片揪出一小口,用自己的嘴巴吹几下,放入我口中,那种感觉是无法用幸福和甜蜜的语言表达出来的。然后,爹把炸好的豆腐切成宽条放入盘内。爹让我从立着的葱堆里拿出一棵当葱花,爹让我拿啥,我就拿啥,爹让我干啥,我就干啥,你想不到我有多乖!最后全家人围着小饭桌,一人面前一口碗,吃着,喝着,说着,笑着,那是多么温馨的時刻啊!

爹退休后就爱上了养花。开始的时候,他便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家常花卉,比如月季、鸡冠花、夹竹桃、一对红之类的。爹告诉我,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少烦心事,看到那些蓬勃向上、生生不息的花草,赏心悦目正在盛开的花朵,人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劲,什么烦恼都烟消云散了。所以我家的阳台上仙人掌茂盛高大;一簇簇金枝玉叶生机勃勃;绿萝永葆青春……

如今爹走了,永远地离我们而去,但却永远走不出女儿的思念。爹会从罗中立的《父亲》中走来,也会在朱自清的《背影》里定格。

从此,天上多了一颗星星,我抬起头就能看到。

远去的露天影院

■ 刘国瑞

那时,夏天一到,晚八点露天影院就准时开演。红砖砌成的长凳,蒙着水泥外套,隔六十厘米写着一个座号,黑压压满是人。

露天影院位于新华书店北边,县城的繁华地段,临南北主干道,隔着墙从路边就能听到里面的嘈杂声。
封闭的电影院没有空调,只有几个从屋梁垂下的大吊扇呼呼啦啦转,像个大火锅,夏天一出汗满是汗臭味。自从有了露天影院,人就分流了许多。

露天影院离我家直线五六百米,那个年代,家里都很少有电视,吃完饭,闲着没事,我和小伙伴们就商量,怎么想办法蹭电影。一开始跟在大人后面,低着头,悄无声息地,偷偷抓大人的衣摆,装成一家人往里混。一次两次还行,次数一多就被检票的发现了猫腻,不得不断了念头。后来就搭肩梯,爬墙头,从后墙溜到院里,找个空座位坐下。大肥块最大,都是最后一个,由于身子太沉,别人拉不动,只能回回骑在树上,隔着墙头看电影。看到检票人员验票越走越近,我们就抓紧离座,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往厕所跑。好在一场电影中只验一次票,只要躲过,就能轻松看完全场。一来二去,和检票人员混得脸熟,就是在大街上见了面,也主动贴近乎、打招呼,那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也就睜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一次,我和瘦猴、二歪看得正带劲,检票的林哥慌慌张张跑过来,拽起我们三个就走。
“林哥,咋地啦?”二歪紧张地问。
“快躲屋里去。”林哥把我们推进他的卧室,吧喀锁上了

门。

事后,我们才知道,那天是上级单位来巡查,有几个高过1米的小孩都被补了票。

林哥比我大12岁,看上去却老练得多,绿军帽,绿褂子,蓝裤子,绿球鞋,就是缺个红帽徽。林哥羡慕当兵的人,那年想去当兵,被他娘硬硬地从报名处拽了回来。后来,林哥不知怎么做通了娘的工作,干了一年多的检票员,又去当了兵,听说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,过后才知道那个地方叫西藏。

下小雨的时候,露天影院里的人就少了许多,只有稀稀拉拉的坚定者披着塑料雨衣,或打着雨伞执着地坚守。一下中雨或大雨,就不得不闭门谢客,好在当时人都思想单纯,也没听说过退钱退票的事发生。

露天影院的热闹繁华,一年也就那么几个月,和树上的知了差不多,天一冷就熄了火。冷冷清清,看不见半个人影。只有一排排的水泥长凳孤零零地守在那里,期待着来年。

林哥当兵走后的第三个年头,剧院实行承包,露天影院就高挂了停业牌。听知情人说,露天影院开了几年,算上乱七八糟的费用,根本没赚到几个钱。这一关就是几十年,再也没有开。

如今每次打那个地块经过,看到拔地而起的高楼,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那块白底黑边的大屏幕,浮现出那一排排砖和水泥砌成的长凳,浮现出当年露天影院热热闹闹的画面。

顾惜之境

■ 程应峰

我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,长期受着莫可名状的苦痛的煎熬。妻子顾惜我,节假日只要我没有重要的事情,她都会拉着我去月亮湾免费露天浴池泡一泡。还再三对我说,泡温泉也许不能治病,但至少可以在无形中强健你的身体,延缓你的病情向前发展。听她说得如此认真,我没有不随她同去的理由,再说,可以开着电动小汽车前去,少了风吹雨打之苦,倒是值得尝试试试。

月亮湾有几处天然温泉,河水过处,水汽氤氲,热气腾腾。这个时候,冬寒凛冽,是很难见到花开的情景的。但月亮湾畔的几树桃花,伴随氤氲的水汽,已经悄无声息地盛开了,那几树粉红,罩在蒸腾的水汽间,云缠雾绕,如梦似幻,不是仙境,胜似仙境,让人顿生又是一年春来早的感怀。很显然,这正是月亮湾温泉的功效所致。

得政府之力,这儿有两处露天浴池经过改造,有了仿石围墙,有了伞形的遮蔽屏障和憩息之地,浴池也分了男浴池和女浴池,这样一来,来这儿泡温泉的人更是络绎不绝。远在武汉的人也常常在周末结伴而来,尝试一下这儿的免费温泉浴。附近的居民,特别是老年人,有步行而来的,有些公共汽车来的,还有开车来的,这些有心的老人,几乎每天都会来这儿泡上一回,虽然二十来个平方米的池

子中,人多得像下饺子,或者像乡村菜地里种下的萝卜,一个挨着一个,但在水中泡着闲聊,依然是好不惬意,好不快活,那才真是一幅老有所乐的图景呢。

有人说:“老乐,来一个。”那个被人称老乐的就随声应道:“嗯,来一个。”据说他是市群艺馆退休的,歌唱得特别好,虽然已经70多岁了,但依然有一副提得上去的好声音。这不,他话音刚落,就以右手打着拍子唱开了:“有一个美丽的传说,精美的石头会唱歌。它能给勇敢者以智慧,也能给善良者以欢乐……”

“一支歌是一个年龄的符号,一支歌是一代人的心声。”这是后来在回家的路上,妻子随意对我说的,却颇有哲理意味。实际情况何尝不是如此?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背景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声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。

泡完温泉,于伞盖下闲坐,我剥开了妻子从家里带来的橘子,妻子在一旁说:“你的手反正剥橘子弄脏了,一个也是剥,两个也是剥,我那个你也剥了吧。”我一笑,你这是典型的“不复顾惜”。顺理成章地,我对她说了“轿夫湿鞋,不复顾惜”的故事:张瀚初任御史参见都台王廷相时,王廷相给他描述了一桩见闻:昨日乘轿进城遇雨,有个穿新鞋的轿夫,他从灰厂到长安街时,还择地而行,怕

弄脏新鞋。进城后,泥泞渐多,一不小心踩进泥水中,便“不复顾惜”了。王廷相说:“居身之道,亦就是耳,倘一失足,将无所不至矣!”张瀚听了这些话,“退而佩服公言,终身不敢忘。”这是王廷相告诫张瀚的为官之道,其实也是为人之道。

温泉的存在是珍贵的,是值得顾惜的。这天然浴池的环境,自然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地加以呵护。下浴池时,若有谁穿着短裤,会马上被制止;若有谁穿着鞋子过水缘石,将鞋子上的泥土带入池水中,会被毫不留情地指责。浴池周边的音匣子里,播报着创建文明城市的宣传内容,在这儿巡查的清洁工,若是看见有人没灭烟头就往垃圾桶里丢,会立即上前制止,还会着意强调说,你这个小动作,垃圾桶就可能烧着了。

顾惜之境,必然是对世间的一切存有无限眷顾的心境,甚至对非生命的瓦石也存有顾惜之心。对环境的顾惜之心,如果像温泉之暖一样悄然无声地深入到每个人的骨髓里,一切的举动,一切的作为,就会化作“人人为我、我为人人”的自觉行动。

